

延安归来

黄炎培 著

延安歸來

一、延安歸來答客問

二、延安五日記

三、詩

(一) 自重慶飛延安一

(二) 延安去

延安歸來答客問



這回，我僭稱輔成、冷適、左舜生、傅斯年、章伯鈞五位先生離重慶到延安，從七月一日至五日，往返共五天。回來以後，各方面朋友紛紛問我延安的情形。這樣，那樣，說了一遍，又是一遍，著實應接不暇，怎麼辦呢？且把各位所發問題，用一番整理工夫，每問擬作一個答案，一個個寫在下邊，用書面來替代口頭，也許可以省却些諸位發問的麻煩吧！如要知道我們整個的行程，還有一篇延安五日記。那寫得比較詳細些，諸位儘可參考。

一、問你們延安一行，究竟是怎樣的動機？

答：我們六個人雖都在參政會，有相同的主張，但各有不相同的

立場。程先生是國民黨老黨員。左、章兩先生各有他們所代表的黨。
我和冷先生、傅先生都沒有黨，但傅先生是以學者的身分，而我和
聞幾位先生，還有些民主同盟的關係，可是立場雖有小異，主旨却是
大同。

我向來這樣主張，抗敵要必勝，建國要必成，先須完成三大合作。
：就是政府與民衆合作，中央與地方合作，國民黨與各黨各派合作。
我呢，願竭盡一切力量來協助它。這是我抗戰以來基本的一貫的
，在這上邊當然我是願意賣力的。

五五憲草，在憲政實施協進會裏，研討了不少次數，才訂一次，我經
立發言：這五憲草有值得極端重視的一點，就是必須在和平和諸一致
的空氣中產生，否則萬一釀成糾紛，反爲憲政施行的障礙。程先生

立即起言，我的主張也是這樣。隔幾天，褚先生招我和冷、左、章、傅
蕭先生王雲五先生等，提問這問題的進行方法，這是五月廿五日的事。

六月二日用褚輔成、黃炎培、冷通、王雲五、左舜生、傅斯年、
章伯鈞七個名字公電延安毛澤東、周恩來兩先生，大意是說：團結國
家的政治解決，爲全國國人所渴望。某等鑒於國際國內一般情勢，僅
有從速恢復商談，促成團結，盼復。同月廿二日，接到延安復電表示
，如果當局願意，是樂於商談的。並歡迎我們到延安去。同時表示他
們不參加不屆參政會。

接下來我們七人作數度深切的研究，我們發覺

國共商談，希望造成和諧空氣來。我們

。但現在延要我們去，我們

我們數度會商的結果，一致認為：第一、商談的門，是沒有關的。蔣主席三月一日演詞，和毛先生讀聯合政府文，都說得明明白白的。但從三月初延安表示中國國談以後，如果在商談沒有恢復之前，國民大會問題，儘管一步步進行。那末，國民大會可能被人認為某方面的國民大會，所通過的憲法，可能被人認為某方面的憲法，那就僵了。若一面儘管進行國民大會問題，恐於商談的進行上，也將受到影響。因此，我們七個人一致主張兩點：一、要從速恢復商談。二、把國民大會問題的進行展緩些。

主席既定，共同去見蔣主席。主席很希望我們延安去一趟。並在我們充分說明一致的主張之後，以偉大的、懇切而坦白的精神，答覆我們：國家的事，祇須於國家有益，都可以商談的。我們聽到了，就

決定去延安。但是到臨走那天，王雲五先生病了，結果祇有六個人去。

二、問你們六個人去延安，用什麼名義呢？

答：我們是用個人名義。雖都是參政員，但並沒有受參政會公推。冷傳兩先生在去年參政會裏，曾被推爲延安視察團五人中之二人，他們兩位並不用視察團團員的名義。三、不管有黨無黨，我們是自由的，自動的。不受任何方面的委託，所以不受任何約束，我們不是第三者，不是和事老，我們也是國民，我們是有主張的。我們去延安，我們先認清自己的身分是這樣的。

三、問你們究竟對於大局是怎樣的看法？

答：內戰是絕對不應該，也是絕對不可能。這不是誰能打，誰不能打的問題，而是國內和國際情勢上所絕對不允許的事。這是從消極

方面說。積極方面，在全世界高唱和平與民主聲中，無論國與國間，民族與民族間，乃至一國之內，任何單位與單位間，凡是兩個以上，都在由聯系而合作而團結。波蘭問題，算是一個僵局的了。到底圓滿解決。印度希姆拉會議的破裂，輿論都不滿意於同教代表的固執，世界思潮的新傾向，不是已經顯明了麼！這是我們一致的看法，而況國共問題，雙方商談之門，本沒有關閉呢！

問：問你到延安一般的觀感怎樣？先請說說延安的風光好麼？

答：我們是飛機去的。一下飛機場，首先使我們注目的，是左右兩行山脈，高高下下的峯壁上，鑿着無數圓形而平底的窑洞，這都是老百姓的家，延安是經過幾次日寇的大轟炸，最近從瓦礫堆上，建築起房屋來，成爲疏疏落落的街道，當然說不到繁榮，但在市場區

域，把重慶來比，彷彿像信義街棉花街一帶，中間不斷地是新建的房
屋。商店二分之一，至少三分之一，都是合作社，或類於合作社的組
織。中間不少數量的商品，是公務員家庭所製造出來的，所種植出來
的。警察是沒有見過，遊民他們叫做「二流子」也絕對沒有的。標語
很少，或者竟可以說沒有，有的是街上宣傳小品。我提出一兩點比較
瑣碎而可以做描寫延安風光的助力的，書店門外揭示着的廣告，出售
書籍和文具，在黑板上每一種用粉筆畫一個圖，標明價目，民衆都在
圍觀。還曾到理髮店裏去訪談，每一次理髮流通券七十元。理髮用凳
的靠背，窄窄的木板一塊，板向後方，人斜臥在上邊，理畢，將木板
豎直，回復原狀，這個制度倒比一般流行的理髮椅來得簡單而省費。
這邊一般的木器，都是製造得非常堅緻的。

忽然看見一個招牌，是「新齋書店」，使我頓時憶念到長眠地下
的老同事鄒韜奮先生，發生無限的哀感。

延安城靠着一條延水，河身很闊，但水極淺，一般人涉水時，水
不過膝，我們坐着汽車過河的。問他們才知道到發水時，流量和流
速大得了不得，在平時老是這樣的。

延安到處總是一條水，水邊一條路，路兩旁是人家，水兩旁是高
山，彷彿一式的。

黨政軍三個中心區域，我們都到過，房屋高高低低地都在山坡上
下，和民間的建築，沒有多大差別，但各有一個大會堂，大會堂的規
模當然不能比重慶中華路的青年館，但也還有中一路抗建堂一樣，實
在超出我們想像的。

我不再說下去了。請讀我延安五日記吧！

再請說說延安的人物：

答：說到人物；我願意先談談延安的民衆。現在延安有五萬人口，其中三萬多是公教人員和他們的家屬等等，這種人員，不論男女都是制服，女子學生裝短髮，都代表十足的朝氣。當地老百姓，衣服也都很整潔。衣料是藍或白的土布。絕對沒有褻褻污穢的流弊者。女子膏膩足。此等土人，是代表樸實和體格的健全，却從沒有發見過紳士式的男子，和塗脂抹粉灑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裝束的女子。

至於中共重要人物毛澤東先生，依我看法，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。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爲長者。此外聶轟烈烈的賀龍、彭德懷、蕭榮臻、林彪、劉伯承……諸位先生（徐向前先生在病中）

沒有能相見。在一般人想像中，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。料不到，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着些文雅，一點沒有粗獷傲慢樣子。真是出於意外。

我們來去統共只五天，在延安三天，每天總有半天，忙的是正式講話。所有觀風問俗的工夫，用得太少，這也是無可如何的。

問延安的政治作風究竟怎樣？

答：我們在延安，倒自由自在的。要到那裏，看那人，都絕對自由。你不需要帶路，你就自己去。可惜我們時間實在太短。沒有能出延安，到四鄉去走動，就在延安，看到的地方，也實在太少。就所看到的，只覺得一切設施，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，而絕對不唱高調，求理論上好聽好看。舉幾個例，他們知道貧農的要求，不一定在自有其

田，祇在乎有田可耕，而減輕租額，於是變分田政策爲減租限租。但農民知道貧民要求有錢可借，而減輕利率，於是不禁止債主放債，但限定流息保息。有人將懷疑中國共產黨在開倒車，然毛先生說：那些都是嚇唬人股，萬要不得。他們知道老百姓最苦的是貧而且病。祇在都市設醫院，施醫給藥，是不夠的。於是組織醫療隊，巡迴四鄉，醫和藥是送上門的。他們常常抓住了一個人或一個地方辦出優良成績的，來一個擴大運動。離開延安二三十里吳家棗園吳滿有耕地辦事成績好，贈他一個勞動英雄徽號，各地舉行大規模吳滿有運動。毛先生說：我們要打倒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。我們要向老百姓學習。工農分子的知識，有時倒比知識分子多一點。讀了馬克思主義，沒有能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，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理論，做了中

國共產黨員，看不見中國，祇看見書架上的革命文獻，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家，還是少一點好。他主張有些書本知識的人，快回到實際工作裏去。這都是中共三年來的新方針，至於執行的比較徹底，不馬虎，在延安幾天裏，隨處可以見到，這是事事有組織，人人有訓練的緣故。

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。不是變向別的，而是變向平凡。

七、問你們和延安諸位領袖正式談話的經過怎樣呢？

答：我們和毛先生等談話，在三個半天中間合起來，倒有十來個鐘點。第一天我們敘述來意，和充分說出我們對於大局的看法。說到雙方商談之門，並沒有關閉，毛先生很表同意，還接着說，祇爲了門

外有一塊絆腳石，就是國民大會問題。第二天彼此交換意見，幾乎每個問題都充分討論到，時間也佔得最長。第三天談出結論來了。對我們所主張的兩點，表示完全相同。而另外提出些他們的意見，總之這三天的談話，彼此都十分坦白，十分懇切，不當做「辦交涉」，而是親親切切地談心。因為大家對於大局有相同的看法，這基本觀念是一致的。

八、問你們回來怎麼辦呢？

答：我們回來以後，六個人共同去見蔣主席，很坦白地據實報告，接下來就忙着參政會開大會了。

九、問這次參政會，你們的態度怎樣？國民大會問題的結果是怎樣？

答：我們商定依各人的地位和環境，用不盡相同的方法，希望完